
研六室文鈔

研六室文鈔卷六

績溪胡培翬

國朝詁經文鈔序

經學莫盛於漢自文帝置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其後增立五經博士傳業寖廣一經說至百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可謂盛矣然諸儒講論六蓺之文罕傳焉以無裒集之者故也漢儒說經各有家法不爲嚮壁虛造之談歷魏晉至隋唐遵循勿失宋時周程張朱諸子講明義理而名物制度猶必以漢儒爲宗

逮至元明講章時文之習勝率多高心空腹束書不
觀而經術日衰矣我
國家重熙累洽
列聖相承
尊經重學頒
御纂
欽定之書於天下而又廣開四庫搜羅祕逸兩舉鴻
博一舉經學天下之士靡然嚮風二百年來專門名
家者於易有半農定宇惠氏父子於書有艮庭江氏

西莊王氏於詩有長發陳氏於春秋有復初顧氏於公羊有巽軒孔氏於禮有稷若張氏愼修江氏易疇程氏於爾雅說文音韻有亭林顧氏東原戴氏二雲邵氏懋堂段氏石臞王氏於諸經言天文則勿菴梅氏言地理則東樵胡氏百詩閻氏言金石文字則竹汀錢氏其讀書卓識超出前人自闢涂徑爲歷代諸儒所未及者約有數端一曰辨羣經之僞如胡氏之易圖明辨辨河圖洛書先天後天各圖非易書本有王氏之白田雜著辨周易本義前九圖非朱子所作

閻氏古文尚書疏證惠氏古文尚書考辨東晉晚出
之古文孔傳爲梅賾僞託毛氏詩傳詩說駁議辨子
貢傳申培說爲豐坊僞撰是也一曰存古籍之眞如
易經二篇傳十篇本自別行王弼作注始分傳附經
朱子本義復古十二篇而明時修大全用程傳本以
本義附之後坊刻去程傳專存本義仍用程傳本而
朱子書亦失其舊自
御纂周易折中改從古本學者始見眞面目惠氏周
易本義辨證詳言之又如竹君朱氏之倡刊說文始

一終亥之本通志堂抱經堂之校刊經典釋文全書是也一曰發明微學惠氏之易漢學周易述張氏之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王氏之廣雅疏證段氏之說文注黃梨洲梅勿菴之本周髀言天文邵二雲之重疏爾雅焦里堂之重疏孟子是也一曰廣求遺說余氏之古經解鈎沈任氏之小學鈎沈邵氏之韓詩內傳考洪氏之輯鄭賈服諸家說爲左傳詁臧氏之輯儀禮喪服馬王注禮記盧植解詁月令蔡邕章句爾雅古注是也一曰駮正舊解江氏之深衣考誤辨深

衣非六幅交解爲十二幅鄉黨圖考辨治朝本無屋無堂顧亭林左傳杜解補正顧復初春秋大事表皆糾杜注諒闇短喪之謬戴東原聲韻考以轉注爲互訓歷指前人解釋之誤是也一曰創通大義顧氏之音學五書分十部江氏之古韻標準分十三部段氏之六書音均表分十七部以考古音王尙書之經傳釋詞標舉一百六十字以明經傳中語詞非實義淩教授之禮經釋例分通例飲食例賓客例射例變例祭例器服例雜例以言禮之節文等殺是也凡此皆

本朝經學之卓卓者其他閉戸研求以其所得筆之於書不可殫述蓋惟

上有稽古同天之

聖人而後下之服習者衆彬彬乎超軼兩漢也諸儒所注羣經成書具在而其散見於文集者或與友朋辨論經義或剖析古今疑旨或所注之經句詮字釋限於篇幅因取書中關涉大義者別爲文發之又有札記之書所釋非一經每經不數條顧較通釋全經者時有創獲裒而輯之誠通經之軌轍已然而諸儒

著述散在人間爲類甚繁非博聞多識好學深思之君子未易攬其全集其成也涇邑朱蘭坡先生以許鄭之精研兼馬班之麗藻出入承明金馬著作之庭

二十餘年

內府圖籍外間所未見者輒錄副本又性好表章遺逸宏奬士類四方著述未經刊布者多求審定先世培風閣藏書最富而其萬卷齋所得祕本尤多於是

博采

本朝說經之文叢其是非勘其同異分類編錄名曰

詁經文鈔凡易八卷書八卷詩八卷春秋八卷周禮十卷儀禮五卷禮記五卷三禮總義十卷論語孟子附羣經義共五卷爾雅一卷說文一卷音韻一卷總七十卷續鈔又已積二十卷其文多鈔自諸家集中而解經之書有分段箋釋自成篇章者亦同錄入尋其義例宗主漢儒惟收徵實之文不取蹈空之論至於一事數說兼存並載以資考證葢欲讀者因文通經非因經存文也然而諸家撰著之精亦藉是萃聚不致散逸矣培翬曩歲在都追陪講論飫聞大旨今

獲覩是書之成奉命作序自慚膚末無裨高深惟敬
述我

朝經學之盛與是書所以嘉惠蓺林之意揭之於篇
以諗來者儻有好而梓之廣其傳布則後進獲益無
窮不朽之業實在於斯所深企焉

周易釋傳題辭

易之取象至廣天地萬物無不該備而其義不越乎時與位得時當位則吉失時出位則凶易傳已詳言之蓋欲人觀象玩辭審時位而知吉凶進退也漢之儒者各以其師授釋經或言卦氣或言爻辰或言納甲或言乾升坤降或言世應飛伏雖其說於易無不可通然往往舉偏而遺全蔽象而忘理魏晉以後輔嗣注出一掃諸儒象數之說而易又涉於虛無宜與汪君企山著周易釋傳自言釋夫子釋經之傳而經

明根據十翼發揮卦象如是乃爲孔門之易非術士之易已吾友程梅巖以其書自乾至履凡十卦示余其中如解乾之九三不從注疏讀若厲爲句以厲即訓危夫子文言云雖危无咎知九三所居之位實危不得云若也解蒙之初六不從舊說刑人爲刑罰以夫子象傳云正法知用正人爲法刑即儀刑之謂也又解用說桎梏爲去物欲之錮蔽與孟子梏亡義合至需之上六特明當位不當位之例尤爲貫徹全經儻得全書讀之庶於時位之旨有可尋究也夫

黃氏詩考序

漢興詩有魯齊韓毛四家魯齊韓三家先立學官毛氏後立鄭康成據毛詩作箋申毛義於是三家遂微自後漢至北宋初言詩者率宗毛詩小序無異議也南宋鄭漁仲始著書駁序朱子作集傳亦嘗采用之後之攻序者遂不遺餘力而近儒又多闡發毛鄭義以申序說蓋是經門戸之爭數百年於此矣然而三百篇中自天文地理朝廟典章下至鳥獸草木一名一物之微罔不具載讀詩者必先由訓詁以通乎制

度名物而後作詩之旨可得而明若訓詁之不詳名物之不知而徒齗齗焉爭辨序說之得失不亦傎乎婺源程君竹溪以其同邑黃氏詩考五卷示余而屬爲序其書不空演文句唯取各篇字義逐一訓釋於名物制度徵引考證尤詳至其作詩之意則闕而不言以俟涵泳經文者之自得誠爲有禆詩學之書末復爲附考數篇並及魯齊韓毛朱子各家說而無所偏主葢愼之也黃氏名啟輿字石香聞其兼通篆隸勾股所作詩亦多有磔鳴觀雲等集竹溪名沅道光

戊子入都應京兆試而𮕩載經學書千數百卷日往
會館丹黃校讀不屑屑爲舉子業亦好古士也余故
重其請爲書此歸之

刻郝氏春秋二種序

道光旃蒙作噩之歲郝蘭皋先生卒於京邸遺命其嗣以所著春秋爾雅屬余與比部李君月汀謀付諸梓越月其嗣抱春秋說畧春秋比二書來時爲先生謀刻爾雅未遑及也爲寫副藏之今歲夏先生之中表弟大令趙君鳳崖謁選入都談次及此慨然允出貲任剞劂工旣竣屬余記其事余竊惟春秋一經自左公穀三家各異其說迨後說者日滋余嘗涉覽通志堂所刻春秋經解三十餘種率皆宋以後之書及

考之宋明各史藝文志而所刻者未及十之二三焉又進考之隋唐志而其存於今者十無一二焉嗚呼何其作之多而傳之少也豈非以無好古者爲之栞布僅資鈔錄孤本難不泯失歟然作者敝精秏神竭數十年之心力以成一書其言縱不必盡合於經要自多有足采者而往往塵薶蠹蝕與煙雲同盡良足哀也今二壻得大令鏤版以傳不特先生含怡泉壤而余與月汀承先生垂歿之委託亦可藉以告慰已

時道光七年歲在強圉大淵獻八月序

讀儀禮私記序

吳中近年爲儀禮學者有冠雲沈氏鶴侶褚氏寯江氏沈氏之書名儀禮小疏所箋釋僅止士冠士昏公食喪服士喪既夕數篇而考訂多精覈褚氏之書名儀禮管見專爲糾正敖氏集說而作皆已刊刻行世惟江氏之讀儀禮私記未經梓行人亦少知之者余從其同邑陳君碩甫訪得藁本二冊塗乙紛錯幾於不可辨識其書多取敖君善郝仲輿萬充宗諸家之說之異於注疏者訂其是非而亦時出新意又多

載吾郡金輔之先生之說而金氏禮箋亦載其解士虞禮啟牖鄉如初之鄉當爲嚮一條殆與金氏相從習禮者歟末以降正義之服黃氏勉齋有例楊氏信齋有圖不無互異別爲降正義服考定一卷又以通志堂所刻儀禮圖失於讐校中多譌誤取元刻本訂正之別爲儀禮圖誤一卷俱附書後自序謂始乾隆己巳至丙戌葢亦積十數年精力爲之者矣夫儀禮之書人每以難讀之故治之者少幸而有研求其義者又或憔悴枯槁以死而其書無有力者爲之梓行

將必泯滅不傳於世不亦悲夫余故特理而鈔之仍
以原本詒碩甫還其家而并爲序之如此江氏名筠
字震蒼蘇郡長洲人乾隆壬午科江南鄉試中式第
二其弟聲著尚書今注音疏行世

孔子編年後序

先苕溪公諱仔吾胡氏遷績溪之八世祖也宋紹興初奉先三山公之命撰孔子編年五卷其書在當時已行於世故陳振孫王應麟諸家著述多稱之三山公經略廣西遭秦檜譖害公時爲廣西僚職歸寓湖州之苕上杜門卻掃日以編次爲業自稱苕溪漁隱嘗裒輯古今詩評爲叢話前後集一百卷顧叢話世多刊本而編年尠見流傳

國朝乾隆間開四庫館徵收天下遺書是編由浙江

范氏天一閣鈔呈得著錄史部傳記類培翬幼時即思讀其書辛未而後遊歷南北過書肆輒訪求焉不可得今歲家祠續修譜牒族裔日光留心先世掌故訪得鈔本不惜巨費購焉以歸於祠族衆皆欣然喜先人數百年手澤得見於今日而思鏤版廣其傳屬培翬校勘於是取所采各書原本敬謹覈對補脫字數十正譌文數十其中與今本文異而義可通者則不敢擅改恐當時所據之本與今本異也自七十子沒後言聖蹟者紛紛率多荒誕是編於經外止采史

記家語然史記家語所載辜實與諸經同者則從諸
經諸經與論語同者則從論語雖其分年紀錄略依
史遷世家而亦有不盡從者如孟懿子南宫敬叔學
禮世家繫之十七歲適周世家繫之三十歲是編俱
載於三十四歲吳遣使問骨專車世家與鞮羊事類
敘是編載於自衛反魯後他若野合要經之曲說俱
削而不錄至家語刪棄尤多蓋先聖之事蹟於是爲
備而諸儒之采輯於是爲精矣原編無注今悉以所
出書名及後人考論聖蹟之說足相證明者略注於

下閱月而畢敬付剞劂氏

四書拾義序

論語舊有何氏集解大學中庸舊在禮記有鄭氏注孟子有趙氏注自朱子作論孟集注學庸章句而四子書大義遂以昭顯其中有承用舊注者有駁正舊注者有補舊注所不及者後人好是古非今動執舊注相詰難固屬泥古之過然讀集注章句而不參稽舊說則朱子棄取之意無由見夫經義之傳傳於講習之人所謂講習者非徒誦其文已也必將因注以求經意所在並博考羣書以知注之得失而後經義

以明則夫執一卷之書斷斷置辨於經學非無補也
族弟紹勳愛尙儒術潛心篤學從余讀書紫陽山房
余令讀經先讀注疏宋儒之說次讀近儒各家之說
並示以爾雅說文諸書爲識字根源尤宜急讀其時
同從余學者有族弟紹爌胡生定賜章生遇鴻葛生
瑛亦皆分習經注一編每於食頃各以疑義相質問
流連歲月頗增教學之益後余居京師紹勳詒余書
謂方爲周易異文疏證春秋異文疏證又謂每日讀
書遇有與四書相發明者即與四書古注同錄出研

究余喜其篤學不懈一如紫陽時及余歸里而紹勲
出是書相質則已有成帙矣書內言詞審愼絕無好
爲攻擊駮難之習雖采錄舊注而不盡從如論語思
而不學則殆據公羊傳何注訓殆爲疑不從舊注疲
殆之說孟子所存者神據爾雅訓存爲在神爲治言
所在之地無不治不從舊注其化如神之說又如論
語與之粟九百朱子不用舊注九百斗之文然第云
不可考三年學不至於穀朱子改舊注穀善之訓爲
穀祿然三年未有疏解是書則詳考歷代量器大小

之殊定九百爲九百斛據周禮與賢能爲鄉遂官吏之制以三年爲三年大比實足證明集注又論語比及三年之比孟子必慢其經界之慢舊注及集注俱無明詁是書據廣雅訓比爲近而後比及二字有別據方言廣雅訓慢爲敗而後慢字可解吾友長洲陳碩甫見而善之謂其精覈可接武閻氏四書釋地余謂是書雖篇帙無多而能博求之周秦古書與漢魏以來相傳舊詁於音訓假借源流亦自了然於胸若由是旁及他經以其所得者盡解舊解之癥結其爲

功經學當更有大焉者紹勳其無以是自域也可矣

汪氏家學集序

漢人重家法故其時傳經之儒若虞氏之周易歐陽氏之尚書韓氏韋氏之詩徐生之禮賈生之左傳江公之穀梁傳子孫世業相承近者二三傳遠者七八傳魏晉而後此風稍降其以詞章顯者若唐之竇氏有聯珠集宋之眉山三蘇淸江三孔鄱陽三洪莫不有集然或兄弟競秀父子接踵不過一傳而止求其一姓中歷數百年代有作者不概見焉豈非極盛難繼而奕世後又無學與識足以纂輯者即有斷稿殘

編亦秉擲埋藏塵土中而不出耳吾邑東作門汪氏前明永樂中由歙遷績其始遷祖廷傅公通六經大義歷數傳而東溪公柳溪公以風雅倡又一再傳而柳溪公之子環川公龍田公孫台峰公或起家甲科或蜚聲太學文章政蹟炳著於時培翬見邑志中載三公著作爲多嗣後一門羣從聯吟結社終明之世以至

國朝繼承弗替著述傳後者蓋十數人手存茂才之尊甫文彪公恐其久而佚也始與姪[illegible]從事搜采

彙爲一編名曰家學淵源錄手存復補之爲家學集內外編八卷出以示予屬爲序培翬於是得盡讀汪氏先喆諸文詞不勝敬仰其中有從專集錄出者有由他書采獲者又有謁文佚字幾難徵信者而考訂精詳編輯該備蔚爲鉅冊則手存之學識深也嗚呼世之著書埀後者多矣其子孫不知寶貴任其散佚且有金石圖史之藏未轉眼而鬻諸異姓者曷堪慨歎今手存不獨先人累世之書槁錄完整並其族之凡有著述者罔不爲網羅掇拾可不謂用力勤而克

成先志者歟自此集出吾知粱安舊族競相觀感將必有通經之彥恪守家法如兩漢諸儒之傳授久遠者豈不幸甚余故不敢以不文辭而樂爲序焉

求是堂文集序

求是堂文集宗兄壘莊之所撰也壘莊文凡三變初時熟精文選習為駢體文有六朝初唐風格其後研究經史與四方友朋往還討論辨釋名物訓故則有考據之文如孔賈疏體雖不於文求工而下筆滔滔文稱其意及自閩海歸踵闕求文者多而君學愈邃文亦日進所作序記傳銘駸駸乎韓歐軌度矣君詩手自編定文未及編也道光壬辰秋余往鍾山講院過其家君時病瘧居內寢余入視尚攝衣冠坐遽謂

余曰吾病將不起所著毛詩後箋未及寫畢所作雜文亦未删定子其爲我理而付諸梓余愕然因徐謂曰此客感之疾耳不足憂頃之余出君尙立送復及前言且曰吾其從此永訣矣余益愕然以悲後月餘果不起聞其易簀之前一日天色晴霽夜半微雨無聲家人環侍室中不知也君忽問曰有雨乎家人曰無也君曰有啟戸視之則階前地溼矣嗚呼豈君之來有自而於歿存之際早自了徹耶又豈將歿精英結而爲神而於室外事無不知耶明年余至其家求

遺書而遺文已經朱君蘭坡略爲編次又一年余移
講涇川乃取後箋等書次第校讀以蘇郡陳君碩甫
治詩宗毛與君同志思引與讐校而喆嗣先翰先頴
日夜思刊父書即如余言往請碩甫欣然來就將後
箋之未畢者補之并取君所著爾雅古義校以授梓
君之爲御史給事中也數言事多奉
旨允行今其奏藁存於家者僅有數篇皆已明見施
行者乃依蘭坡先生所編謹錄爲一卷冠於文集之
首其散文析爲六卷而駢體文二卷附焉校刻將竣

先翰等請余序之噫余交於君廿年矣君爲人懃懇和厚待友以誠憶自癸酉定交都中余與君系出同宗而世遠各自爲譜行次不可考君年長余六歲以兄弟稱其時余同年張阮林亦交於君而君邸舍又與郝丈蘭皋近四人者葢無旬月不會晤晤則必談經義一夕飲君邸酒酣乘興步月瑤臺四人相與高談縱辨於月色空明莽墟無人之地可謂意氣之盛未幾阮林病歿其遺書左傳余爲校之又十年郝丈歿余爲校其春秋爾雅求梓於世今又校君之書回

憶身世交遊生死之際其亦重可傷也已

鍾山書院課藝序

道光壬辰爲大比之歲諸生來謁有以風氣之說詢者余曰學亦盡其在己而已矣以風氣爲夫所謂風氣者將以規衡文者之好尚也然兩主司之好尚異十八房考之好尚更異且有一人之身而後之好尚與前又異者安能一一投其所好哉曰科舉之學如是其無憑歟曰是又不然夫好尚之不一者清奇濃淡之迹而其中有至一者則理之精也辭之足也氣之盛也法之備也本之經傳注疏宋儒理學之書參

之子史百家之說以究其理以贍其辭熟讀漢唐宋古文以充其氣熟讀前輩時藝之佳者以習其法程其平居則博觀載籍汲汲皇皇若唯恐不得乎聖賢立言之指而其於天文地輿河工水利積貯教化武備刑法治世諸大政無不講明切究熟悉於中一旦入場則直抒其胸之所得而清奇濃淡之迹不拘焉夫如是稱心而出無勦襲之弊無寒儉之容無依傚束縛之態其文自必見賞於有司由是而登仕版以其學之所得爲世用亦必有裨於

國家即或畢生不遇而以其學之所得涵養身心亦必不至窮而失其守以律已以教人博聞多識廉正自持循循里閈中而一時式爲儀型後進仰其德望視懵然無得徼幸科名朝榮夕悴者奚啻霄壤哉昔人有以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問伊川者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又問則曰得之不得爲有命余甚懼應舉者以得失之見眩於中而徒逐逐於腐爛時文規倣風氣廢時失學終其身不得讀有用之書爲可惜也諸生頗有說余言者越癸巳刻

課藝成即以是書之於簡

王石臞先生八十壽序

自昔傳經之士若伏生杜子春年近期頤著於史冊而蒼頡爲黃帝史臣觀象制字說者謂其生神農時或又謂其生伏羲以前歷歲更不知千有幾百蓋典籍文字聖道所寄其義至深邃而有人焉能發其蘊則天必與之神明之壽以永其傳理固然已道光癸未三月爲太夫子石臞先生八十壽辰先生生於華閥早歷詞館服官中外宣勞著績受
列聖之知復以吾師位卿貳

晉一品封德福兼隆海內共仰無俟覶縷獨其得壽之由則培翬讀先生書竊以爲先生有以致之而天之壽先生未有涯涘也周之時保氏教國子司徒教萬民皆以六書六書之指各殊而惟轉注假借用至無窮周公作爾雅孔子言正名故後之儒者率知講求古人字假義轉之由或因音近而假其形或因音變而別其義有一字具數用者有數字共一用者雖經秦火之餘而網羅條理秩然由漢魏至隋唐專門師授代有其人逮宋新義字說出穿鑿破壞於是言

文字不本六書沿及元明此事遂廢浸至士夫目不睹五百四十部之文耳不習十口所傳之義踵譌襲謬魯魚亥豕展卷皆是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我

國家文運昌隆通儒輩出時則有若顧氏江氏戴氏究心聲音訓詁之學然或引其端而未竟其緒或得其偏而未會其全先生博學以綜之精思以審之偉識以斷之集諸家之大成爲後學之津導其始出入經史百家儒先傳注浸淫衍繹以自得其指歸其後

卽以所得者鑒別乎經史百家之書而是非疑似無不立辨蓋能會音形義三者之大原以言文字使古籍之傳得存眞面目於天壤者千百年來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嘗以魏張揖之廣雅薈萃魏以前故訓勤勤疏證之聞先生之爲是書也日課疏三字罔間寒暑積十餘稔乃成又以子史中微文奧義研究者少患傳本訛脫日甚迺取管子淮南子國策史記等書詳加釐訂方將以次別錄所校於簡爲讀書雜志蓋先生胸懷高淡實能吐棄一切嗜古著書杜門謝客

惟一編爲樂吾師退食之暇從先生旁講問經義凡有所獲互相證佐穆穆愉愉以兩大儒萃於一門而晨夕傳業亦千古所未有也然則先生惟內有所重外物不足動其中故神明純固又味道之腴常有以頤養其天和故老而益健先生之壽孰非先生自致之列古義湮鬱弗章賴先生爬羅剔抉以傳永久者甚多先生既有以爲斯文壽則天之壽先生以彰我朝文治之長者曷有極耶抑嘗考之廣雅舊無注惟隋曹憲作音釋其書頗淺陋然舊唐書載憲年百有

五歲先生著作直契古先文字之原其壽必倍蓰於
憲又何疑歟堉暈敬仰先生久己卯出吾師門下進
拜先生親承訓教故敢以所窺測者侑一觴焉謹序
古人集中不載壽序此作私竊以為有關學術故
特存之　自記

送家墨莊之任延建邵道序

今之道古監司職也體優分崇而事不煩責不鉅於是慕寵榮者樂得之謂階資爲尊安恬澹者樂得之謂清簡易稱而道幾若無所事事之官矣雖然道於一省所屬之政治大小無不參其果無所事事乎哉督撫之任在察吏而吏之艮莠督撫不得而周知者道得而知之則得而舉劾之也州縣之職在牧民而民之疾苦州縣不得而上聞者道得而聞之則得而補救之也由是言之道又安可無所事事哉夫言吏

治者必誦習詩書效法周孔鮮不以爲迂然而不治其源其流弗清也百姓之命懸於州縣州縣得其人則一境之人安不得其人則一境之人困何以使之各舉其職而不至廢弛各盡其才而無憂掣肘欺罔之術不得行趨避之巧無所用其必明以察之恕以體之公以撫之威以濟之是以古之論治者正身以率下脩己而安人未有不本乎儒術也吾家墨莊先生性耽墳典博洽羣書留心經世之務居家儉約而自治謹嚴深有得於古人躬行實踐之指由翰苑

擢階臺諫數上章言事所言皆關民生利病吏治得失

天子於是知其賢畀以延建邵道之任今春將出都而過余爲別其言𥳑然若不克負荷爲懼葢欲盡其職所當爲而不以爲清簡易稱可知矣余謂君遂於儒術者也延建邵諸郡古稱儒者之藪在宋若游楊劉李諸君子上紹伊洛下啓新安其學類多講求明體達用脩己治人以利物爲懷以濟時爲急君涖其地而讀其書考其土俗民風必有與先哲相印合者

行見本所學以見諸施爲使吏治日崇淳樸民俗日

登康阜以報

主知則道豈猶爲無所事事之官哉余與君切磋久

相期者大故於其行不敢爲尋常諛頌之詞而謹書

此爲贈云

醵貲掩埋遺骨引

京師萬方輻湊人居稠密編戶齊民不能擇地營兆往往稾葬於近郊之隙壤孤塋乏主所在皆有一遇淫潦水衝土坍殘骸暴露狼籍溝涂風日暄炙畜牧踐踏心竊傷之稽之於禮周官有除骴之掌月令著掩骼之條昔儒注經者謂恐死氣逆生蓋焄蒿鬱發感及絪縕積朽熏蒸足以召沴年來癘疾之多未必不由於此然則禮經所載不特以慰幽魂亦即以葆生氣誠急務也某等是用集議欲事收埋惟取土鳩

工勤需經費衆擎易舉集腋斯成伏願仁人君子發慈祥之念廣蘊瘞之澤夫存做盡者尚悲乎首陷過墟墓者且望而生哀矧同類之遺惡露至此乎畢到請即書台銜捐數於左以褒善舉實深幸焉

此甲申六月霖雨後作也別有掩埋事宜數條載入簿內不具錄　自記

研六室文鈔卷七

績溪胡培翬竹邨

儀禮集釋書後

儀禮聘禮執圭行聘節經云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鄭注云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賈疏云於當楣北面拜訖乃更前北侵半架於南北之中乃受玉故云南北之中又云兩楹之間爲賓主處中今乃於東楹之間更侵東半間故云君行一臣行二也培翬讀注

疏至此竊疑之凡言之間者必有兩物對待而後可云之間今注疏以中堂爲南北之中而解東楹之間爲更侵東半間則經當云東楹之東不當云東楹之間矣且單言東楹經文之間二字亦無著及讀宋李氏如圭儀禮集釋而後此疑豁然以解集釋曰受玉於中堂東楹二者之間也中堂堂東西之中也是爲兩楹間凡敵者受玉於兩楹間聘賓與主君非敵故進東近主君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也下賓覿受幣當東楹覿私事賓又宜近東而當東楹則此受玉

在東楹之西明矣賈氏据鄭以中堂爲南北之中意以東楹間爲東楹之東若然則賓覿受幣不得反當東楹也此解實勝舊說集釋一書全錄鄭注而博采經傳爲釋以相證明其異於前人者多有根據不爲臆斷蓋注疏以後釋儀禮全經者此爲第一書矣惜元明兩代習此經者少遂至亾佚

國朝乾隆中從永樂大典錄出其十五篇尚完全無恙惟闕鄉射大射二篇錄是書者以宋本經注補之

武英殿聚珍版印以行世任校讐者爲戴庶常震所

附棊語亦多精覈深可寶貴此帙余以制錢十千購於都城琉璃廠坊市閙當時聚珍版印此書不過百餘部散在天壤有日減無日增葢得之之難也儻有好古者重梓以廣其傳是則此經之幸也夫是則藝林之幸也夫

儀禮經注校本書後

汪君孟慈與余同官內史以問學交旣又同官農部出其考容夫先生儀禮經注校本示余先生於經史無不通箸書十餘種其卓犖大者已刊布海內固不藉是書以傳然培翬讀其書尋繹其意指則考覈之精不容泯焉乃爲書其後曰儀禮一經自漢注唐疏外解者甚希自宋王安石廢罷不立學官而習者益希洎及明季版本傳梓譌文脫字往往而是

國朝張稷若爲儀禮鄭注句讀始考正石本監本誤

字厥後若吳東壁之儀禮疑義沈冠雲之儀禮小疏盛庸三之儀禮集編盛東原之輯儀禮集釋皆糾正誤字而其專以校讐名編者則有金璞園之正譌浦聲之之正字盧抱經之詳校至制府阮公校勘記出益詳且備先生手校是書自識云乾隆四十四年是時金浦之書尚未行世吳沈之書亦未甚章顯先生獨抱殘守闕丹黃訂正其扶明絕學之意何如耶培暈以先生所校字與諸家相參比其中同者固多先生固未見諸家之說而其異者如士相見禮非以君

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先生改士爲
使曰據鄭注讀經不稱寡爲句又云其使則皆曰寡
君之某可證矣注讀經不稱寡爲句者謂大夫非以
君命使則不稱寡君之某也云大夫使者謂大夫以
君命使則當曰寡君之某也二語反復相應上不言
大夫下不言以君命省文互相備耳注卿士二字非
釋經士字乃指上大夫卿而言古者通謂六卿爲卿
士培翬按據賈疏言經直云大夫知經本無士字今
本作士疑後人所改特牲饋食禮賓坐取觶還東面

拜先生刪拜字曰經上云賓北面拜主人奠觶於薦北賓坐取觶還東面下云主人荅拜正荅賓北面之拜也無賓兩拜主人荅一次拜之理培翬按姜上均蔡宸錫皆以主人奠觶於薦北下闕荅拜之文蓋亦疑經賓兩拜主人止荅一拜而不知還東面下之拜爲衍字也少牢饋食禮葵菹蠃醢注葵菹在綼先生改在爲左曰在左形似致誤鄭注士喪禮釋綼爲屈左綼者左屈也據疏云韭菹在南醓醢在北次東葵菹在北蠃醢在南是其設之次先韭菹次醓醢醓醢

在北屈而東設葵菹又南設蠃醢几筵東向以北爲
左今設葵菹自北屈而陳故云左綪培翬按張稷若
以菹醢錯對爲在綪於在字義終難通不若改左爲
確有司徹主人酌酢於長賓注主人酌自酢序賓意
先生改序爲遂曰據疏云達其意則賈所見本是遂
字古訓遂爲達禮記慶賜遂行鄭以達釋遂廣韻云
遂達也賓卑不敢酢故主人自酢以遂其意培翬按
遂序聲之誤下經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注亦
有遂賓意之文可證作遂爲是凡此諸條洵有功經

義鳥虖我

朝諸儒於是經訂譌補脫殆經十數家之捜考至今日而此事大明乃讀先生書倘多有諸家所未及者益見經義淵邃如江海之藏探之無盡而是經由唐迄明其顛倒錯亂於冥心空腹者之手視他經尤酷也然十七篇文詞古奧而義例昭顯親親尊尊之等殺存焉未可任其稍有晦塞於其間以致先聖制作之精意蔑如也安得好學深思如先生者爲之盡發其覆也哉

經傳釋詞書後

爾雅一書多言轉注有數字共一義數十字共一義者（如釋詁自宏廓至業席三十九字俱訓大是也）所以明其異字同用也然亦有一字具數義者如猷字訓爲謀而又訓言訓已訓圖訓若訓可績字訓爲繼而又訓事訓業訓功訓成基字訓爲始而又訓謀訓經訓設將字訓爲大而又訓送訓資訓齊康字訓爲樂而又訓靜訓安訓苛懷字訓爲至而又訓思訓止訓來烝字訓爲君而又訓進訓衆假字訓爲大而又訓陞訓嘉儀字訓爲善

而又訓匹訓榦皆以明其同字異用至於適遵率循由從訓爲自而適遵率又爲循粵于爰訓爲曰而爰粤又爲于爰粤于那都繇又爲於謌亮左右相訓爲導而謌相導左右助又爲勴亮侑介又爲右左右又爲亮若此者多以義近而輾轉相訓葢於異字同用之中復別其同字異用亦云詳矣顧其所釋俱係字之實義而如粵于爰曰之釋語詞者不多見焉當時口語相傳詞氣之間助語之字同讀異用異讀同用人所共曉無庸纔述迨至後世古音漸失則有蔽於

習聞拘於實義而不得其解者矣吾師王伯申先生恐人之昧於此而經義動多扞格也於是撰經傳釋詞一書專取語詞虛字釋之所釋共一百六十字分爲十卷如來爲往來之義人習知之而不知來又爲語助詞薄爲厚薄之義人習知之而不知薄又爲發語詞爲爲造作之義人習知之而不知其通於曰通於以通於用通於與通於使按此畧舉以例其餘其全書訓釋尤詳後倣此云爲言語之義人習知之而不知其通於是通於有通於如通於或通於然又如焉爲語已之詞而義又

訓安訓何訓乎訓於訓是訓乃訓則並訓爲狀事詞比事詞且爲發語之詞而義又訓將訓尙訓又訓抑訓借訓若訓此並訓爲未定詞更端詞以用也而義又訓由訓爲訓與訓及是此也而義又訓寔訓則訓夫訓祇苟不知來之爲語助薄之爲發聲爲與云之通爲語詞而皆以實義解之則於文理必多所窒塞矣不知語詞之焉與且與以與是之類一字具有數用而或執一以解之則通於此必不通於彼矣是書條分縷析於虛字之一字或數用或十數用者罔不

備列綜括靡遺至於則爲承上起下之詞而載亦訓則乃亦訓則而亦訓則如亦訓則也爲窮上成文之詞而矣亦訓也者亦訓也邪俗作耶亦訓也焉亦訓也抑爲轉詞而字或作意或作噫或作億或作懿噫爲歎詞而字或作譆或作唉或作誒或作熙不憚詳悉指示則轉注假借之義亦具於其中非博綜乎周秦兩漢之書洞悉乎聲音文字訓詁之原豈易爲此信乎其爲千百年來絕無僅有之作也吾師自弱冠後究心爾雅說文顧氏音學五書者有年得其要領旣

而侍石臞太夫子於京邸聆承庭訓貫通衆說益得指歸厥後師友一堂凡有著作互相考覈石臞公著廣雅疏證二十卷讀書雜志八十四卷多附吾師之說吾師所著書亦多載石臞公之說故其論撰極精近吾師爲

武英殿總裁奉

旨重刊康熙字典校正原書傳寫之誤撰字典考證十二冊以佐

盛朝同文之治而其所著經義述聞久已傳布藝林海內宗仰是書專釋語詞虛字闢前古未有之涂徑

荅萃眾解津逮後人足補爾雅之闕學者誠能卽是
書熟復而詳考之則於經義必無扞格而讀史讀子
讀古書無不迎刃以解矣其功不與爾雅並傳也哉
受業胡培翬敬識

書金氏禮箋三江後

金氏輔之之解禹貢三江也必於下流入海之地確指三處以爲三江葢以經言東爲北江東爲中江明在彭蠡東皆專流徑達非渾濤入海者培翬則即以此二句經斷三江之爲漢水岷江豫章江何則江在彭蠡西但合漢水未會彭蠡無所謂南安所謂北無所謂南北安所謂中正惟豫章之水會彭蠡入江而南流而江之在彭蠡東者乃得有中稱而漢之在彭蠡東者乃得有北稱經文導漢言東匯澤爲彭蠡東

爲北江明漢至彭蠡東會豫章水必變文稱爲北江而始別於中與南而北江之名之專屬漢無疑也導江言東迤北會於匯東爲中江明江至彭蠡東會豫章水必變文稱爲中江而始別於北與南而中江之名之專屬江無疑也夫其斤斤焉必曰爲北江爲中江者正以三江合爲一流禹於導江時目驗得之而匯之曰漢爲北江爲中而豫章江之爲南亦從可見此經文屬辭之善苟其入海之道專流徑達別有三處則但言漢言江足矣且如班氏志之文則經導漢

當曰東匯澤爲彭蠡東至毗陵北東入海導江當曰
東迆北會于匯東至蕪湖西南又東至陽羨入海不
當渾而言之曰爲北江爲中江也且如郭景純之說
則當曰東爲岷江東爲松江不必言北不必言中也
禹貢導水諸條俱確指其所過所會所至及入海之
處豈有北江中江自彭蠡以下卽截然分流經不各
紀其所歷之地而但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東爲中江
入于海使後人懸空虛揣無從得其分流入海之處
有是理哉金氏主於郭景純岷江松江浙江之說雜

引地志紛紛牽合而其說實多似是而非不容不辨夫漢之爲北江岷江之爲中江此其名定於禹貢經不可易也金氏亦知北江中江之名不可移易而其始則曰漢自北入江故分爲北江者仍繫於漢岷江在中故分爲中江者仍繫於江夫必入海有三道而後可以謂之三江而三江同一江之𠀤無以辨其爲三江則漢之入江遠在荆州江漢合流已久又孰從於彭蠡東別而辨之曰此其自漢分爲北江者而以繫之漢也哉追其後欲援班志以證合禹貢周禮

而自知其說之難通則又遷就其辭曰分江水合三江言之爲南江猶岷江合言之爲北江又云北江爲岷江經流由毗陵入海中江出蕪湖由松江入海南江出石城合浙江入海故子胥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班志所敘三江如是夫岷江之爲中江經有明文而乃以爲北江是敢於背經文而不敢於違班志也又以賈氏疏職方顏氏注地理志爲本於鄭義以鄭氏之注其蹟上與班志合是輕於信後儒而不難於誣鄭氏也其引水經鄭注曰江水自石城東出爲南

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逕安吳縣又東逕甯國縣南夫甯國縣南與績溪接壤崇山紛錯邑人之來往於茲者曰凡幾輩不聞有江注其中也徐樗亭曰班志石城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水經注江水自石城東出東逕宣城臨城甯國合浙江者其間崇山峻嶺亦懷襄所不及豈獨無故道可尋也至蕪湖之中江不得其據則曰逕流湮廢又曰中江徙流久矣然自古聞河徙不聞江徙此遁辭也不足辨即使江之由蕪湖出者古實有其道由松江入海江之自石城出者古實有其道合浙江入海亦不過為江之支流別派安得侈然與

大江並列為三夫解經貴依經求義禹貢荊州江漢朝宗于海周禮職方荊州其川江漢禹貢揚州三江既入周禮職方揚州其川三江二經若合符節蓋江在荊州合漢而來會彭蠡故不得有三江之目江至揚州與彭蠡合故有三江之稱禹貢之三江即周禮之三江其說誠無異議矣然亦非班志所敘之三江至國語之三江自專就吳越二區言之韋曜注以為松江錢塘浦陽江是也不得指為禹貢之三江金氏主於岷江松江浙江之說而混國語於禹貢不特解

禹貢周禮者誤卽解國語亦誤其蔽由於誤會經文并誤會鄭氏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之注紛紛牽引意欲貫通諸說而不知其言之無一是也

左傳杜注辯證書後

嘉慶十有九年甲戌二月桐城阮林張君卒於都城旅次其卒之前數日出所著左傳杜注辨證（初名左傳刊杜段氏懋堂謂其過激乃易今名經韵樓集中有左傳刊杜序即是書也）授家編修墨莊屬為刪訂編修寫副藏焉而原書仍歸其家以寫本屬余校字余因卒讀是書烏虖左傳自當陽集解出而賈服諸家之注遂佚矣先大父樸齋先生撰左傳賈服凡古義之異於杜者一一引申其說宋以前諸書引古注有與杜注同者亦為錄出以明杜之所本

蓋集解多承用舊說其自出新意則往往紕繆難通阮林是編攢杜氏之襲舊而不著其名又如長歷非法短喪誣禮皆大乖於經義乃博采衆說糾正其失徵引繁富誠治是經者考訂之資也君銳於著述博聞多識六經子史罔不尋覽於詩專學少陵遺貌求神竭盡心力卒以爲學過勤攖疾以終深可惜已君所著書已刻者有經史質疑錄一冊未刻者是編外有漢晉各家逸史內謝承後漢書王隱晉書俱已輯有成本又有傅巖詩集八卷君之疾也姚孝廉幼楷

與偕卧處躬候湯藥者月餘其殁也徐農部樗亭及孝廉經紀其喪殯斂盡情不辭勞瘁夫禮朋友無服其弔服加麻而已至皆在他邦則服袒免與宗族五世者同良以遠出在外而死無爲之主悲憫尤深故制爲袒免之服以厚之今徐姚二君之篤於友誼如是庶幾古人重友之義復明以覘世之酒食徵逐詡笑語反眼若不相識者其相去何如哉君諱聰咸字既林一字小阮庚午歲與培翬同舉於鄉在京師以力學相切劘每有辨論精悍之色見於眉宇雖互

相詰難而論罷相說如初今讀是書所謂音徽未沫
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宿草將列孝標之悲惡能已
也是歲七月既望書

金誠齋求古錄書後

金誠齋名鶚浙江臨海人嘉慶丙子優貢生山陽汪文端公所拔士也博覽羣書尤精三禮所著求古錄十餘冊取禮經宮室衣服郊禘祭祀井田之類並羣經內關涉輿地名物者條考而詳辨之每條各爲一篇貫串漢唐宋及本朝諸儒之說誠齋以優貢朝考入都文端留寓邸第家墨莊觀察時與往來曾鈔其求古錄三冊又有論語說鈔之亦未竟而誠齋

疾作遂止誠齋病劇時文端家人欲徙之他所文端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何徙爲且病劇而徙之是速之死也竟以己卯歲元旦歿於文端邸第文端爲殯斂而資送其柩於家所著書爲扃之一篋而歸之余未及見誠齋而從壘莊借讀其書其中如論天子廟制謂當從禮記穀梁荀子爲七廟而辨惠定宇力主四廟之說爲非論諸侯寢制謂路寢一小寢三當爲四寢而辨舊說路寢一小寢二之非皆與鄙說有合者又謂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首陽山即唐

風所云首陽之巔是也山名首陽不得以蒲坂之雷首山當之鄉黨享禮有容色係一事覲聘禮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可證不得謂禮爲禮賓分享與禮爲二皆致確之論惜乎其所鈔者僅此而未獲覩其全也文端師嘗云誠齋之書雖不免有迂曲處然其精者卻不可及壘莊爲言誠齋衣敝面垢竟日窮經若不知有他事者其用心專壹如此今其遺書之存於家者未知若何而其好古勤學未竟其志以死實有不容泯沒者余竊悲之爲識數語於所鈔帙之

後焉

方苞山先生遺集書後

先生既歿之二年余至金陵仲子通甫以其遺集見示中有儀禮今古文考正及儀禮古文考誤二篇則先生存時已鈔示培翬矣其今古文考正曰儀禮注稱今文古文字異者凡數十百處按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蕭奮孟卿后蒼戴德戴聖所謂五傳弟子也其所傳習爲今文若古文經之出魯淹中者河間獻王獻之劉向錄之劉歆請之而終不得立於學官是以古文五十六篇鮮有傳習之者即今所存十七篇亦

以同於高堂生故行於世蓋自鄭康成以前今古文各自爲書而習古文者每不若今文之盛及至康成參以今古文定爲之注儀禮古文由是間傳於世而今古文亦由是淆亂矣自後傳鄭學者若王肅孔倫陳銓李軌袁準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儁之劉道拔劉昌宗周續之以上並見釋文序錄培翬按序錄謂諸家止注喪服又序錄載李軌劉昌宗爲儀禮音又袁準注見唐書志序錄未載沈重張沖黃慶李孟悊之屬參互傳寫隨意增改文字往往歧異陸德明經典釋文所謂亦作又作或作者正指是也賈公彥据黃李

二家作疏已非鄭氏原定之書公彥論鄉飲酒執觶
興洗北面句云俗本有盥字則宋元傳本又公彥所
謂俗本也陸德明因劉李二家之音作釋文而劉氏
本如以𥹫爲皆以糟爲醩以洗爲淬以䊌爲繦以御
爲衙與陸氏異是陸氏釋文又非劉氏之舊況鄭氏
乎至今時刊本注疏較宋元以來舊本并鄭注所存
今古文往往殘闕脫落彼此錯見是則鄭氏所定今
古文之書屢經淆亂而況河間獻王高堂生之所傳
者乎今據鄭注所存者考其譌脫爲標舉之以俟考

正今古文者之採擇培翬按此下載今古文譌脫如士冠禮注古文坫爲檐今本譌檐之類約數十條近各家校本俱已校出不具錄又古文考誤曰賈公彥儀禮疏云高堂生傳十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亡培翬按亡字要義作古儀禮五十六篇其文皆篆書是爲古文按漢書景十三王傳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藝文志云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絕無亡儀禮五十六篇之說張淳曰古未有儀禮之名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余按漢藝文志曰禮古經儒林傳曰士禮六藝論曰古文禮論衡曰佚禮隋經籍志曰古經釋文序錄曰古禮儀禮之名始見後漢書鄭元傳其爲魏晉間

人所加可知志云禮記葢亦諸儒記禮之說如別錄古文記二百四篇藝文志記一百三十一篇之類與古文禮又自有別且孔壁古文字讀皆異雖好古如孔安國必以今文考之始通其學如無今文可考之尚書十六篇逸禮三十九篇即逸在祕府莫有知者所以昭帝女讀古文論語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稱難曉若皆篆書則漢時人人能讀何云難曉乎此賈疏之誤也余考班固藝文志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淹中里名淹亦作奄楚元王傳注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也及孔氏學十七

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異十三王傳云河間獻王脩學好古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傳所謂禮即志云禮古經五十六卷傳所謂禮記即志云記一百三十一篇及明堂陰陽之屬又鄭康成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培翬按經典釋文引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似鄭亦以古文禮爲得於孔壁中俟考又據許氏說文序孔氏壁中書係古文與篆書異賈疏以爲篆書誠誤隋經籍志云漢初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河間獻王好古

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及明堂陰陽之記無敢傳之者惟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授戴德戴聖慶普漢末鄭元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作注爲鄭氏學是知禮古經出魯淹中河間獻王得而獻之鄭康成取以校之見於漢藝文志隋經籍志及鄭康成六藝論語甚明白賈公彥顧以淹中所得之禮古經爲孔壁禮記不亦誤乎後魏孫惠蔚云奄中之經孔安國所得與草廬何喬新

云共王得於孔壁河間獻王獻之其謬益甚故爲審諦源流以俟好古之君子先生藏書㝡富博通經史集中說經文雖不多然卽此可見一斑故備錄之先生官刑部練習刑名集中有辨訂例案之文亦其心得也又嘗注元遺山詩集未成先生仕宦在外數十年於家鄉後進不甚周洽而獨於培翬垂盼睞嘗欲延至署中教讀未果就丁丑之歲先生入覲培翬時以應禮部試在都晨夕招往客舍談論臨行又邀同遊水西門外之小有餘坊嘗謂培翬曰初學讀經宜

先授以詩經讀畢卽授以尚書左傳自唐虞至周末二千年政事人物俾之熟悉於胸然後授以他經又曰讀史宜將廿二史中紀傳表志分裝成冊以類相從便於查閱又曰韓文公苦儀禮難讀以爲無用後人耳食附和不知刑部辦案卽離不得喪服經傳先生由刑部郎出爲江西九江守十年善政最多調廣信守旋升江蘇蘇松常鎮太糧道榜示淸漕闔屬感誦未幾調江甯鹽巡道疏濬秦淮支河一千二百餘丈民便之詳梅君沖所撰碑文擢湖北按察使釐奸

剔弊楚人深德之爲立楚無寃民扁於黃鶴樓在任年餘即致仕寓金陵年七十九卒葢先生讞獄精能判案明速而又操守廉潔故所至吏畏民懷培翬嘗欲詳訪先生宦績爲行狀備後之傳循吏者采擇適甫擬以家存案稿及年譜示余而卒卒未果會余去金陵乃以所聞知者書於集後而行狀則俟他年爲之云

爾雅注門辟旁長橛圖跋

爾雅所以止扉謂之閣作閎誤郭注云門辟旁長橛也王伯申師釋其義並爲圖以示培翬曰辟與闢同開也謂門之既開其旁有長橛以止之使不搖動今時城門既開揷木橛於旁以止之是其遺法也閣之言格格止也橛以止扉因謂之閣矣郭不直云門旁長橛而云門闢旁長橛則閣以止既開之扉非以固既闔之扉明甚而顏師古匡謬正俗乃謂止扉以牢固扞禦寇賊則是以爲關楗之屬矣關楗以固旣闔之

扉闔以止既開之扉不可比而同之也培翬謹案辟之與闢古多通用儀禮士喪禮主人即位辟門鄭注辟開也經文作辟而注徑訓爲開是其證周禮又以闢爲辟閽人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釋文闢本又作辟是也至闔爲止既開之扉自無疑義據郭云門闑旁長橛則闔自在門之兩旁非在門中若以止既闔之扉則當在門中不在門旁也郭氏言闑以對闔言之上云橛謂之闑闑門中所豎短木也此注云旁長橛亦即對闑之爲中央短橛言之郭注㮣無一字虛設得吾師說而義益顯矣又

經文閤字今本多作閣據上云長者謂之閣郭氏謂
別杙所在長短之名此以長𣝣釋之則郭自作閣不
作閣也說文閣所以止扉者與爾雅同